

我約少女時代

王春華著

716
★有 所 權 版★

著 者 王 春 翠

出 版 者 中 心 書 店

上海九江路二一〇號

總 經 售 新 地 書 店

▲每冊實價一元三角▼

目次

湖上散記	一
海濱之行	一九
我的立體像	二五
母親的第一課	三二
一個虛無主義者	三九
我的母親	四五
雯女的影子	五一
文翠	五五

我的少女時代.....	六四
宮媽.....	八〇
悠然.....	八八
感想幻想及其他.....	九二
一，扉話 二，女人的事比起男人來真麻煩得多了 三，丫頭總是要的	
四，小背心 五，一下巴掌 六，談孟母 七，男女之間	
中國婦女文學譯片.....	一一一
女學生的過去現在及將來.....	一三九
人生哲學第一章——戀愛.....	一五八

湖上散記

一

杭州，我從前住過不少日子，那時在橫河橋女子師範唸書。民國十六年，我們又在湖上住了六個月；先後散住泉學園，廣化寺，文瀾閣；文瀾閣住得最久。那三處都是臨湖的勝蹟，每處都有一串故事可以訴說。從前做學生時代，女孩子照例不許到湖上亂跑；風化先生說「十六歲至二十歲之間，正血氣未定之時。」

雖說湖上有蘇小小的韻事，但蘇小小是古人，女學生不能引古人爲例的；那幾年，我們的世界，只能在橫河橋邊那小鳥籠裏，最多只能逢假日到湖邊去走走。杭居四五年，與西湖彷彿無緣。湖居那六個月，我在圖書館中要依時做事，又恰孕着靈女，T又每星期往來滬杭，在杭至多住兩天；沿湖那些地方，偶而隨處走走，稍微遠一點，就不曾到過。

T對於西湖，那回別有賞識之處。他時常深夜歸杭，說月夜乘車在蘇堤上駛過，遠望湖面閃着銀色的光彩，南山迷濛於銀網底下，西子彷彿在睡着似的；這是一種境界。又嘗微明坐船到新市場去，湖水柔弱得振不起波紋來，靜靜的四圍，給拍拍的槳聲驚碎了，又是一種境界。他說：有一天侵晨大霧，船在霧中行，看不見水，看不見山，也看不見岸，只是白茫茫地一片，那才有趣。我給他那詩一般的描畫醉迷了，有時也凸着肚子看早晨的湖光，看昏夜的山影。我最愛細雨的西湖，冒雨在湖上浮盪，那「回頭已見烟雲合，點檢天邊失數峯」的詩

境，我是細細領略過的。有一暑天，我們路過杭州，恰巧大雨；雨後在湖上流連到深夜，讓細雨濕透了外衫。我們就永遠忘不了那回痛快的湖遊，只要雨天，就想到湖上去。張宗子記湖心亭看雪，說：「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隄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這境況，我們也在那年冬天領略過。西湖，東坡說：「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真說得真切！

這回到西湖去，時間很匆促，連頭搭尾還不到三天，可是玩得非常痛快。近來精神非常不好，要讓湖波盪漾胸中的抑鬱，我就伴着他去。在湖上，我們都變成小孩子；「人」真是大自然的兒子呢！

二

往杭州那天，車過了嘉興，天便下起雨來，午刻在城站下車時，雨下得更

大。和我們同去的朋友——馬君，他很着急，只怕誤了遊湖的大事。我們却很高興，天給我們一個最愜意的機會。停當了住宿的事，吃了飯，休息些時，便準備到湖上去。那時，天也放晴了，我們雇了一隻小艇去蕩湖；雨後的西湖，真是太美麗了！從湖的那岸，送過一陣一陣的清風來，湖水便皺起一幅漣漪；新綠的遠山，蒙着一重白雲，襯出西子新裝的靚艷。我們要舟子慢慢地搖，漫無目的地搖，我們不要岸，我們要在湖波上漾盪。T心頭的塊壘，也給湖波洗滌得淨盡，除了我們一隻舟，彷彿沒有其他世界，他精神是那麼愉快。傍晚的太陽，她戀戀地在湖上逗留，萬道金光，吻遍湖水的每一個波紋。

久，久，小船盪到平湖秋月那一邊；沿湖南行，過了羅苑，便看見文瀾閣了。我們覺得非到文瀾閣去看一看不可；文瀾閣，如今已經改爲西湖博物館。館定規則，午後五時，便停止參觀；我們進館，五時差五分鐘，館中已準備收場，僕役已在那兒關門上鎖了。沿假山西首北進，我們看見從前給我們住宿那一排房

子，我們住的東首那二間，如今是館長的辦公處；禮吾兄住的西首那二間，如今是職員宿舍。假山，還是那麼憂鬱的樣子；那山洞裏，我們的老母雞曾經在那兒生過一大堆雞蛋。文瀾閣前一口沈暗的大池，從前我們曾經釣過魚的；池水還是那麼深綠，連波紋都懶得皺起來。從前禮吾兄曾經告訴我們：文瀾閣裏有一種怪相的兩頭蛇，可惜我們不曾看見過，一到閣中；便不禁記起兩頭蛇的話。文瀾閣東首那幾進房子，從前單不庵師住在那兒；院落中那樹蒼古的白梅，葉兒長得很大了；可是婆婆老態還是那麼一個樣兒，又不禁記起不庵師弓背皺眉的影子來。

文瀾閣的每一處，都引起我們回憶，引起我們留戀；除了那塊討人厭的御碑。在我們住過那排房子當中，還放着一張大菜桌，牠是我們的舊相識。在那兒，我們吃過蟹，喝過酒，鬧過許多可笑的故事，如今師友們死的死，散的散了；在這排房子的走廊上，我曾和我們出世在這兒的姪女，曬過太陽，現在，現在她也埋骨地下了；只有那大菜桌，牠孤孤單單地依舊擺在那兒。我們看見了牠，是「

回，幾乎流下淚來。館中人催促我們出門，他們怎知道我們是「前度劉郎」！我們和往年一樣的從山洞小路穿向大門；大門以外，從前燒飯的廚房不見了，花兒匠想樓老娘姨爬過的窗子也沒有了；壁上多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標語，門前多一塊草地，門口多幾個來往的人；我們從這稍微感到文瀾閣和西湖博物館的差別來。

三

我們出了文瀾閣，沿湖向西，到廣化寺灣一灣。廣化寺是一座富有故實的寺院。我們並不注意那些故實，只因在那兒住過一些時，小院子曾築過埋兔的小塚，走過寺門，總有些留戀。寺裏的拐脚方丈還是那麼個老樣子，一拐一拐地出來和我們招呼，沿湖一帶，相別經年，人物都非；看見了他，也不覺感慨係之。陸放翁自川歸杭，朝野上下，無一舊人，只有賣卜洞微山人無恙，話舊不覺愴然。人世間之滄桑，古今一概，本來「愴然」也是多餘的。廣化寺以西，一步一

古蹟，一步一名勝；名勝古蹟，我們一律當作謠言看待，不大理會。這回和馬君同來，却不能不往謠言堆裏走。從蘇小小墓，武松疑塚，秋女士墓到岳王墳，我們彷彿負着傳播謠言的使命，把那些古老的話頭一一對馬君說了。武松疑塚最可笑，顛倒時序事實，爲什麼會埋骨湖邊，簡直無從說起。王以爲岳王廟裏的精忠柏和四鉄像也一樣荒唐，不能細細根究。秋女士活的時候倒霉，被人捧場捧上了斷頭台。蘇小小則死後倒霉，天天由那些酸溜溜臭才子在湖邊放屁——她活的時候，誰敢輕易酸她一句？我們一面介紹一面批評，倒成了湖上辨謠記了。岳王廟的重建，據說岳王在楊善德將軍的太太面前托夢，非改正廟向，鎮不住秦檜出世。楊將軍發下善願，募款重建，可是岳王廟已經建築得十分堂皇，秦檜還是照舊出世；不知那是西湖風水不好，還是中國的風水不好？

船向後湖緩行，水面的荷葉如盤子那麼大，零零落落地浮着；孤山的影子影在湖裏，陰沉沉的；孤山北首樹木很多，傍晚時候顯得更深沉暗黑，在這暗黑的

圈子裏，我們看見了詩人蘇曼殊的墓表。蘇曼殊詩：「白水青山未盡思，人間天上雨霏微；輕風細雨紅泥寺，不見僧歸見燕歸。」這是我們那時的情懷，看燕子掠過西冷橋，真是一「似曾相識」的呢！孤山北邊從前很少行人，一條小路，細草叢生；我們時常在那兒緩步。現在小路變成廣衢，長橋從湖心通過，行人也多起來了。船在孤山停靠一下，吃一碗謠言式的西湖藕粉；掌茶的再三宣傳龍井茶的價廉物美，那也是謠言惑衆，一笑置之。孤山的梅子已經過時，滿山只有蒼老的梅枝，深綠的梅葉。T和馬君看一看謠言裏應有的「鶴塚」也就下船來。

湖上的船，備有布的涼篷；天晴雨收，涼篷總是捲了起來。這時，船是靜定地前進，風，湖波，船身，合奏極諧和的調子；我們的身心也就寧靜下來，入「禪定」的境界。這時候，最好大家瞑目不語，聽槳聲一下一下地拍着。天暗下來了，槳聲更清晰了，隔岸的燈光一星星亮起來了。船一靠岸，那和諧進行曲突然中斷了！

四

第二天遊湖，我們雇了兩隻船。我們和馬君坐一隻，我的弟弟那一羣老幼大小另坐一隻。在湖上搖船，真是有趣的行當；我們在湖中比賽起來，一人一槳，只要用力一划，船就很快地前駛，邊笑邊搖，彷彿全不吃力似的。我在快樂中，忽在想到一條叫飯的活路來。我說：「在沒路走的時候，從前我只想做娘姨去；你看，划船不是比做娘姨更有趣嗎？」T說：「我也到湖上來划船，我的船專載十五六歲至二十五六歲之間的美人，分文不取奉送香茶。」我說：「我的船也專載十五六歲至二十五六歲的美男人，船資隨送，香茶小賬另加，看不是一塊錢吃一壺茶還帶二角小賬。」T說：「除非胡蝶，徐來來划差不多，還要當心船上決鬥，先要學一套阮小二阮小七的本領！」正在議論着，船已靠三潭印月的邊上。我自己把臉龐在湖水裏一照，覺得划船過活並不是活路，要當心喝西北風。

三潭印月自來就那麼單調，彷彿例行公事，非辦不可，也就曲曲折折走了一趟。潭中船戶正在採蓴菜，我想起那碗謠言湯，也頗有點頭痛。蓴菜顏色嫩綠，吃還不如看的好。三潭印月上有一塊乾隆的御碑，已經夠噁心了；再加上康聖人的對聯，吳政客的題詞，真是，「四美具」呢！風雅大概是一種傳染病，有那位昏蛋皇帝的御碑，就有那麼許多雅人的題壁。三潭印月這一個小去處，至少有一二千行題壁的「腳跡」，可謂風雅之至。三潭印月，只有八月十五那天晚上有點味兒；也必待午夜過後，遊船都散，把船浮在湖上，看看天上的月光，看看水底的月光，船在光中行，人在光中住，靜穆得有趣。

從三潭印月南行，船往雷峯廢墟那兒走。先在月下老人祠上岸，月下老人大概是愛管閑事的老前輩，他替普天下男女惹出多少是非。祠裏的籤語是頗有名的，我們每人所得籤語，都可以有多方面的解釋。籤語印得講究，四銅子一張。世間有情人總想成眷屬，其實花不長好，月不長圓，才是人生的真味。兼好法師

說：「人生能夠常住不滅，恐世間將更無趣味。人世無常，倒正是很好的事罷。」又說：「濡染霜露，彷徨道塗，父母之訓誡，世人之譏評，悉不暇聽聞，儘自胡思亂想，然而終於仍自獨宿，夜不成寐，如此生涯，至有風趣。」只怕祈禱着的情男女，懂得這風趣。離月下老人祠不遠，便是淨慈寺，寺中有有名的謠言井，所謂古木井；那兒還有謠言床，所謂濟公床，濟公是和尙中懂得世情的，誰知他的靈魂便讓酒肉和尙拿去出賣。我初來杭州那幾年，走到湖邊，便看見雷峯塔；雷峯塔倒得好，也少了一處謠言。我覺得留在記憶中的雷峯夕照，比真的雷峯夕照美麗得多；假如摩登的雷峯塔真的造成，你看多麼醜惡！

依例搖船往劉莊走一走，劉莊已經不知經過多少次變動了。這次總算多了幾副偉人的輓聯和石壙中塞進一具真的棺材。劉莊主人生前自營墓坎，替九個小妾也結下生墳；誰知黃鶯兒早飛上別的樹枝，此地空餘爛泥堆而已！越是有錢人，對於人事，越是執着，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五

我們在太和園吃午飯，那是船老大竭誠推薦的；飯菜之壞，價錢又貴，出乎我們的意想之外。杭州人有一「創黃瓜哲學」，店老板心裏打算道：「房租一應開銷，總是要的；你們冬天又不來遊湖，那只能多創一點是一點了。」湖上飯菜無處不壞無處不貴，自古如此，這一回上了一點點小當，也心安理得，沒有什麼。船老大額外找到一點回扣，暗暗在那兒得意。飯後天氣熱得很，在西泠印社吃了响午茶，四照閣臨湖敞開，四面受風，爽適得很。閣外許多藝術院的學生在那兒寫生，人人在攝取湖光的一角。還樸廬上本來有一副對聯，說是「一片湖山歸管領，無邊風月任平章。」遊湖的人，因為蜉蝣的短促生命，什麼都沒有着落，只好向留名這路上走。於是「題壁詩」，「某月某日偕某某遊此」都出來了。我覺得寫生比題壁詩還有道理一點，可是西泠印社的牆壁上就有「上海美術

專校寫生團遊此」的題字，不禁發一回苦笑！

初夏天氣，一過正午便涼爽起來；我們出了西冷印社，湖上的風緩緩吹來，覺得舒適得很。由岳墳乘車往玉泉寺，那些你咬我我咬你的五色大魚，依舊跟着遊客的大餅在轉來轉去，櫃上還是掛着魚樂園的橫榜；我是「非魚知魚樂」，在世間過活，總得咬來咬去，爲着大餅轉來轉去的！再由玉泉寺坐車往西，到了香烟最盛的靈隱寺。車在靈隱寺大門外停下，慢慢的走進去，約莫走了二三百步。路的右首，都是賣玩具手杖一類的貨郎担，左首搭了許多白布涼棚，棚下一行一行是小方桌籐椅之類，賣汽水冷飲的夥伴，很殷勤招呼這個，招呼那個：

「這兒坐坐去！

吃點茶罷！汽水也有！

玩得吃力了，坐下休息休息！」

他們殷勤得使人生氣，他們攔在我們前面，彷彿要錢叫化子一樣。